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金洲的众姓，原本来自江左江右，山南地北，成分极其复杂。他们有的是不耐家族束缚而来，有的为了拓荒淘金而驻，有的是盲目漂泊而居，风俗习惯各异，引起的冲突自然不会少。比如过小年，有人过腊月二十三，有人过二十四；有人处人讲规矩，有人做事崇目的，相互干扰和影响，让人有一种无所适从感。再如处理冲突，他们有的崇尚拳头，有的讲究温良恭让，相互博弈的结果，自然是弱者吃亏。先父说，当年为何生了四个儿子，就是怕人在他头上“做窝”。

金洲的拳头在当时三乡五村是出名的，洲上有个渡口通对江的镇江村，原是双方讲好的，轮流摆渡半月，后来对方毁约，就有两只渡船同时摆渡。生产队队长刘长子冷冷地说，把那船夺回来。于是，十来个后生一呼隆就

把对方的船架回岸上。对方一看，又呼隆派来二三十后生，是打架抢船的架势。这时，后生大洲走来，一手拎半边石磨，一手拿专政棒，将石磨一扔，又将下巴撑着专政棒，神定气闲地说，谁敢？对方便悄悄退出。那石磨足有二百斤，由此大洲大力神的名气传遍三洲。那是1969年的事，后来区里派人协调，还是双方摆渡各半月。

但是，日月相替，风雨相侵，群体相融，也开阔了金洲人的思路。比如过小年，逐渐磨合数十年，他们也简化、统一到腊月二十四。再如，打架不是事，有理走遍天下，而懂理则要有文化。因了这见识，金洲成立行政村时，他们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：培文村，培育文化之意。培文村自恢复高考后，每年都有不少孩子上大学，读博士，漂洋过海去留学，成了专

家、官员或企业家，那缘由难说不是这种先见之明。

如今的金洲依然渚清沙白，碧野蓝天，闲适静好。不同的是，大水来的少了，青壮外出打工了，原来引以为豪的金字招牌也无人提及了。更有后生自外归来，审视地说，这里交通不便，资源缺乏，是个死地方。说得老人一愣一愣的。不过，待他们像候鸟一样远去，老人们依旧还说金洲好，不过那内容有些变化，比如，江家老二当年成天流鼻涕，怎么现在就成了副市长？刘家大姑娘去年将老两口子接到美国去享福，不知道习惯不习惯。还有，汪家那个捣蛋鬼，听说现在又离婚了，而且是三婚，折腾什么呢？那意味，有点儿像《三国演义》的开篇词：“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

◇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，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：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从早到晚，下了整日的雨。早上还是忍不住步行上班，五公里路程，走得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然而，即便再熟悉，也还常有细微的变化。有些变化我一眼就注意上了，有些变化却视若无睹，听着音乐专心往前走。

雨还不是那么大，我穿着冲锋衣，未撑雨伞，走得不紧不慢。春日的好，在于绿意满眼。走至一家维吾尔餐厅门前，稍停了片刻。餐厅大门两边各置放了四五盆夹竹桃，细数则是一边四盆，一边六盆。也许，店主只是根据空间大小随意放置，却吸引我逗留了一时。

夹竹桃的花，还未开。叶子在细雨中绿得新鲜。昨天早上路经时，还没见呢。这些夹竹桃的花儿，我是见过的，去年里有大半年时间，它们都放在门口，早上经过时，常见一个男子用水管浇水，顺带着喷洒树叶。其时多是夏天，伊犁是干燥少雨的。

维吾尔人庭院里多植草木，即便

没有庭院的人家，也尽可能多生活在绿树鲜花中。城镇化进程中，不少维吾尔人搬进楼房，走在小区里一眼望过去，窗台、阳台上，必然多花木。

路上遇到的十棵夹竹桃，都用花盆养着，花盆的直径总该有五六十厘米。在伊犁，这些夹竹桃不算小了。初始，我以为夹竹桃就是长在花盆里的。当然，把夹竹桃当成盆栽植物，这是我的孤陋寡闻。

去年八月，走了一趟江南。从南京往苏州走，奔驰在高速公路，路边时有花色入眼，白的，红的，粉的，一闪而过。同行眼尖者认出了是夹竹桃。我再细看，这些南方的夹竹桃长得足可浓荫蔽天。

夹竹桃也是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。

桃 树

年轻时，无心看桃花开，更不会注意桃花落。睡醒后，桃子似乎是一夜之间就长熟的。

年长后，无心看桃花开，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伊犁也多桃花，看桃花开，成了城里人在旅游。

伊犁春来晚，桃树也多植在路边，是景观树。伊犁的景观树还有海棠树，桑树，苹果树。我有一个摄影家朋友，记录每年小城里第一朵桃花绽开的时间，去年第一朵花开是三月八日。今年，因为前几天一场整日的雪，花开可能会晚几天。我在等着他的记录。

去年桃花正开时，我匆忙地奔回了老家。外公家门前有桃树数株，结的桃子，口感都很好，我以前吃过。其中一棵观赏桃，新植才几年，我未见。此时花开得正艳，花瓣也大得厉害。只是，那段时间多雨，雨中桃花，分外妖艳。坐在廊檐之人，均无心欣赏。

某夜，一夜风雨，观赏桃的桃花落得大半，泥地上一层粉红，都是桃花瓣。一上午人来人往，都踩进了泥里。

不到一月，外公在一场雨后，被埋进了土里。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麻雀立在屋檐，立在电线上，立在落了叶露出大片蓝色天空的树梢，头朝下，尾巴上翘，脖子耸动，叽叽喳喳地叫。间或一阵风来，掉下一片桐叶，它们就大惊着扑腾着翅膀，齐齐飞去。

春夏两季鸟多，声音啾啾婉转，色彩形态明丽流畅，画眉、燕子、布谷、喜鹊、黄鹂，看看名字就夺目。那时候麻雀也在，一群一群地，栖息或者飞跃，枝头和屋顶之间，田野和村庄之间，它们叽叽喳喳，短距离飞翔，但我们不在意。

麻雀总依恋村庄，虽然它们大多数时候野外觅食，在田野里，贴着稻禾或豆秸高粱秆，一群群地跳跃或飞跃，阳光下，它们卑微而自由，闪出一团惹人怜爱的影子。田野里有树，山上也有，但它们总是往村庄里飞去，虽然那里并不安全。

先前的茅屋檐下，是麻雀安身立命的窝。它们飞翔、啄食、晚归，生活随意，没有规划，蛋也不知什么时候下的，然而不久，窝里就有嫩嫩的叫声了，叽

叽叽，叽叽叽，嫩黄的小嘴不安地动着，呼唤着，是饿了。就有调皮的孩子，趁着大鸟不在，竖起梯子，掏了去，手心里，捉住了一团肉，扑闪着翅膀，却飞不起来，惊叫着。回来的大鸟，凄厉地对着每个行人叫着，在房屋上跳过来，跳过去，跳下去，跳上来，然而小鸟多半被猫叼走了。它们一般会寻找两天，然后在夕阳炊烟里，继续叽叽喳喳。

轻信的麻雀，常常是捕捉的对象。雪天扫一片地，撒下谷粒，支起一个簸箕，它们就接二连三地进去，当簸箕落下时，惊慌地扑腾，羽毛落了一地。它们做了下酒菜，在严冬调剂着人类的口味。可是，即使是这样，它们依然追逐着村庄，围着炊烟转，停在水牛的背上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它们被列为四害，人类为防它们啄食一丁点儿粮食，做稻草人，展开的双臂上，一条红带子飘着。打谷晒谷时，老人孩子看着，它们下来了，就扬起手，发出大声的呵

斥，它们就像遭遇大风的树叶，惊惶地四散飞去。多数孩子是心软的，躲起来，看它们欢快地跳、叫、啄。在除四害的运动中，麻雀少了，蝗虫多了，农药多了，晒谷场上冷寂着。就有关心生态的学者担忧着，但运动一停，它们又飞回来了，聒噪着，叽叽，叽叽，琐碎而喜气，它们终究没有心机，不记仇，在温煦秋阳里，跳出，叫着，金黄谷粒间，有它们才真实，喧闹着淡淡的吉祥意味。人类和麻雀，都会好起来的。

“庭阶寂寂，小鸟时来啄食，人至不去。”虽然小欢喜，却是黑白宁寂的味道，岁月仿佛很远。有麻雀飞腾的村庄，才不显寂寞，而有村庄的麻雀，才不会如无家可归的孩子。麻雀，应该叫家雀的，它是人类放养的家禽，只是不食其蛋，偶食其肉。它们在村庄和田野里，嬉戏捉虫。它们的家园在哪里？当它们站在屋脊、或永远并行的电线上，看着夕阳，闻着辛辣的炊烟，心里是否会有它们的乡愁？

麻 雀